



言情小說

寫真緣提要

此書以攝影而構成美滿因緣
時值光復艱辛備歷篇中描寫
處想見南北媾和之年官吏之
腐敗黨勢之縱橫軍人之驕悍
司法之黑暗雖爲言情之書而
政治惡劣社會險巇其情形一
齊攝入與風俗人心大有關係
不當專作小說讀

序一

余友某君。遭時多故。不欲以姓氏聞。著書十餘萬言。稿成輒毀。余雖知之。然未得一覩其書也。因是凡友某君者。僅能於談論間領略其所蘊。且談論亦甚寡而難得。今年自入秋以來。某君屢病。九月十日。遂痛長逝。哀悼之餘。爲檢敝篋。得舊紙數十頁。則寫真緣稿也。幸未殘缺。而以書劍飄零。客自署。情詞悱惻。抑何傷心至是乎。其撰例有曰。窮愁相迫。恐不久於人間。是書之成。距某君之死。僅數月耳。又何其言之不幸而驗且速若是耶。余以其文之不多見。復悲其遇有與余同者。爰爲序其厓略。仍未以姓氏宣之於世。從死友之志也。讀者

寫真緣

亦知其爲書劍飄零客可矣。

甲寅十月五日

香山畏巖揮淚序

序二

痛哉。寫真緣之爲作也。吾知作者尙未道其胸中之萬一而已。足令吾人不能卒讀矣。夫文字爲言語之代表。言語又心思之代表也。吾今讀其文字。不啻聆其語言。卽不啻見其心地。有心地如是之人。而吾乃不得一覩其狀貌。抱痛又何如也。雖然。作者不如是。則作者不死矣。吾讀其書。乃不禁與作者發同一之心理。吾明日安知不如作者之卽死哉。惟作者有人爲之憑弔。唏噓。吾旣不如作者之長於文。則恐並此他人之憑弔而不可得有也。悲夫。悲夫。

甲寅殘冬

湘江瘦蟬女史揮淚拜序

寫真緣

五

撰例

一本書命名。以雪岡慧子兩人之情。始於攝影。故曰寫真緣。而描摹社會政治人情世態之處。亦寫真之一種也。

一本書所叙之事實。未必盡屬一人一地。要之我國社會政治中。無此等事實而已。故以小說之眼光讀之。可以歷史之眼光讀之。亦無不可。

三今日小說之書。汗牛充棟。言情之作。尤屬千篇一律。令人厭聞。本書以言情爲之綱領。而着眼於國家社會。敘述愛情。不惹絲毫膩氣。又可視爲政治道德小說讀之。

四著者書劍飄零。天涯浪跡。窮愁相迫。恐不久于人間。是書之作。亦以自弔。深閨才媛。薄海文人。倘有同心。應爲一哭。

甲寅長夏

書劍飄零客自識

寫真緣目錄

書劍飄零客遺著

- 一 書中之主人
- 二 無一當意之裘馬少年
- 三 兩少年清晨之一見
- 四 雪岡寓意於寫真兩少年始訂婚約
- 五 婚姻之遲延與其成就
- 六 新婚後之離合
- 七 新聞記者之生涯
- 八 鬼魅登場形形色色

九 香媚娘之奇案披露雪岡第一次下獄

十 雪岡第二次下獄死刑宣告之訛傳

十一 一死一生交情乃見

十二 偵探萬惡與黑獄中之鬼氣陰風

十三 幸脫網羅雪岡與慧子之慘別

寫真緣

書劍飄零客遺著

一 書中之主人

當余書開幕之初。願以書中主人。先介紹於讀者。其一爲徐雪岡先生。其一爲祝慧子女士。斯二人者。諸君或夫聞之。旣曰小說。固不必真有其人。然書中所記。有豔史。有哀情。有關於社會。有關於政治。有官吏。有盜賊。有俠士。有偵探。歷歷如繪。皆係實事。非空中樓閣可比。然則何以不稱歷史而曰小說。諸君曾習世界之法律政治乎。法律隨政治以變遷。政治之進化。有三階級。其一曰野蠻政治。法律最自

由。毫無制限。純爲放任的。其二曰半開政治。法律稍有制限。非如野蠻政治之放任。其三曰文明政治。法律極專制。人民無些些之自由。所謂共和政治者。實文明政治之代表。故法律當尤極專制之能事。稍得自由。卽違背共和真諦。此爲世界政治學者所公認。非余一人之私言。余輩所棲息生活者。既幸爲世界第一等共和國。人民在法律上。當然無言論出版等之自由。雖憲法中或尙有此類條文。然須知此爲野蠻政治之遺蛻。不足爲訓。吾人當力矯之。以圖政治之改良。立將來新憲法之基礎。故吾人卽欲有所著述。不可不託之於說部。以遊戲出之。庶可逃國法之嚴誅。消胸中之塊壘。此已爲國家莫大恩典。吾人所最不易得之幸福。尤須記當購得此莫大幸福之時。

曾拋却好男子頭顱無數。余昔草共和政治史。未成而罷。曾述至此。每手爲之顫。皆爲之裂。而終歎其愚也。諸君讀此。得無厭余之筆墨煩瑣。絮絮叨叨。不宜於小說。余今急叙徐雪岡少年之歷史。

雪岡雖有名於余小說中之社會。然一農家子耳。兄弟皆業農。彼乃最不幸而讀書。家於榕城。八九齡時。已馳譽鄉里。有神童之目。性活潑。不受拘束。固有異於常人者。父母以爲兒童不宜如是也。令牧牛以苦之。俾得成材。其年十二歲。赤足涉荊棘。裂膚流血。苟非活潑如雪岡者。殆無日不哭泣以歸。如是一年。亦云苦矣。然雪岡縱遊於牧人之間。手未嘗釋卷。故學問之進步。與稚牛俱長。未幾母憐之。爲請於父。復使棄牛而事書。年甫十四。應童子試。卽冠其曹。榕城士女。以

曾見其牧牛也。乃羣呼爲牧牛小秀才。雪岡之名大噪。童稚皆能稱之。雪岡雖十四齡之少年乎。然偶過街巷。則小家碧玉。秋水盈盈。羣以其一身爲射光之的。竊竊議論其丰采。而小秀才之衣履鮮明。脩短合度。眉目清麗。顧盼動人。一一如寫真之印於腦中。不能稍去。故雪岡偶一回顧。則或拍掌歡笑。或低頸迴眸。而難藏其靨暈。小秀才殊不爲意。然若輩各人之心。則莫不躊躇滿志。各以曾得小秀才一盼爲幸。噫。斯亦奇矣。

歲月如流。隙駒飛度。曾不轉瞬。雪岡年十九矣。情竇稍開。好色與聰明。其程度每爲比例。愛情初動。如春花之欲放。脂粉叢中。又莫不歡迎此美少年者。故雪岡此時。讀書之餘。稍分心於諸姊。然以秉性高

潔深疾世之務以悅人者流。其對女子亦然。故至二十齡。而腦中應有情人之位置。竟尙未爲人佔據。無何二十一齡。而遇余書中所稱之祝慧子女士。余今先敘女士之身世。想爲讀者所樂聞。

慧子本吳人。其祖宦於榕。遂家焉。祖父卽世。多歷年所。父性孤介。頗能詩文。家旣中落。親朋故舊。遂鮮往來。此自然之理。無足爲怪。女士有母極賢。而詩文書畫。造詣俱精。閨秀中殆無其匹。慧子旣生。小聰明。又無兄弟。其母愛之如掌上珍。然課讀頗嚴。四五齡時。每日已令識百餘字。稍長。更以詩文書畫授之。得心應手。母數以爲奇。故慧子雖不幸而十二妙齡。慈母見背。已有可與雪岡締結姻緣之文字。慧子旣喪母。零丁孤苦。顧影寡儔。自憐亦復自歎。紅顏命薄。豈其然耶。

雖有父在。亦甚見愛。然凡事安能如母之體貼。且其時家計益困。惟以慈母嫁資。典質度日。亦垂盡矣。其父爲少年公子時。曾學寫真術以自娛。至是不得已。乃暫以爲業。而額其門曰劬仙館。以示念慧子之母也。然以其父之孤冷僻靜。亦寥寥鮮造其門者。且寫真之業。半賴裝飾。破屋三椽。東傾西圯。慈母之靈櫬。貧不能葬。橫陳室內。一燈凄然。此種陰森慘淡之悲境。能令人易笑容爲哭泣。苟不欲攝悲劇中之小影者。誰過而問之乎。故此時父女之困。朝不謀夕。殆非余之筆墨所能形容。慧子痛念慈母無一刻去諸懷。夜則就寢柩上。時聞嗚嗚之泣。使其母死而有知。其心痛孤女。又將不知何若。慧子每自思。我母既死。已無術可使復生。我母彌留之時。曾嗚咽與我及我父

告別。最後之淚點。滴滴濕我之頤。且執我手而告我父曰。幸始終善視之母使墮落……至此卽氣喘不復言矣。嗚呼。母誠愛我。父亦愛我。我當如何奮勵以圖自立。庶稍慰我母之靈。我父衰老之軀。亦因我而有所託。故慧子自母死後。學益勤。誦詩讀禮。喃喃如僧侶在靈前念佛。曾不數年。淹貫經史。旁及百家。母所遺書。已無可讀者。其不以貧困而自薄如此。詩文兼擅。漸爲士林所知。而慧子之天生麗質。宜笑宜顰。亦隨詩文以俱噪。閉月羞花之貌。錦心繡口之才。少年爭欲一覩以爲快。劬仙館門前之車馬。始頻繁矣。

余書至此。先揭一疑問以質讀者。慧子之命運。其自此進於佳良乎。抑自此淪於悲慘乎。天下每多同一事實。而各人之判斷異者。其一

曰。慧子得多數才士之哀憐。他且勿論。其生計當不如前之困。然或又曰。慧子豈易爲人所憐愛者。苟憐愛之而及於生計。則慧子危矣。斯二說者。自以後說爲長。然則此非慧子最危險之時代。千鈞一髮。吾人所日夜代爲鯁鯁過慮者乎。

二 無一當意之裘馬少年

時當春暮。天氣晴陰。花落空庭。鶯啼深樹。點點聲聲。示人以光陰之去。慧子年十八矣。一寸慧心。何能自遣。竊思我母若在我今日或已……思至此蓋不禁淚下沾襟也。今觀我父其冷靜乃如古代石像。且終日謀生不給。安暇爲我身設想者。此種思維。殆無時不往來於慧子之腦際。然則余前所述之危險。慧子此時更易受之矣。噫。慧子

君果不出余輩所料。則余當自此閣筆。以謝讀者。幸慧子乃真一才德俱備之女子。余之得成是書。皆彼一人堅忍卓絕之力。有以助余。讀者當爲余感謝。無稍忘也。

劬仙館既業寫真。少年之來此者。自皆以寫真爲藉口。而輕裘肥馬。傅粉添香。故衒其豪華之度。醉翁之意固不在寫真耳。然則劬仙館之營業。或一時見其發達。亦可稍減父女之苦阨矣。孰知不然。讀者曾聞乃父之情性乎。孤高自賞。求之貧者。可云難得。彼苟今日已足以糊口。則凡後來之寫真者。輒託言辭謝。請以明日。慧子惟伏案作書畫。不與聞乃父事。且見彼紈袴少年。更鄙夷唾棄。不稍假以詞色。寫真之成。慧子無一寓目者。彼少年苦心孤詣。每不得要領而還。而

並此數寸之小影。亦無福蒙美人一顧。少年之妄念。乃稍稍冷矣。余不曾述慧子之芳齡。與其近來之心理。以告讀者乎。然則其遇諸少年。何鐵石肝腸若是耶。余思至此。乃大痛夫今之所謂女學生者。自由罪惡。多緣誤用其愛情。遂使主張女子無才便是德者。振振有詞。女界沉淪。永乏光明之望。故慧子非無愛情。必待其人而後用。苟無其人。則視如至寶。韞櫝而藏。決不容浮薄少年。妄生覬覦。是爲慎於用情。用之而得其正者。彼所謂多數才士皆浪子耳。慧子何爲輕假以詞色哉。然慧子之名。既益益流播於遠邇。於是亦有投刺於門。以禮請見者。慧子則見之。談論溫雅。舉止莊嚴。略及書史。慧子每有問。客輒不能對。以是益佩其名之不虛。慧子所與見者。亦輒留意其

言論丰采。迄無一當意者。人才之難。古今同歎。慧子幾不欲再見天下士矣。

美人之美。或不自以爲美。獨彼醜男醜婦。則鮮有不自以爲美者。此亦人事之奇例也。慧子富於學。而安貧如故。乃竟有自以爲美之醜奴。欲以阿堵物之靈。冀一貧如洗之父女。墮其術而不覺。就商於老父者數矣。父峻拒之。而曾不稍斂其醜態。一日者携一小照至慧子家。岸然不顧。置小照於書案。兩手垂立。呆如木鷄。蓋其人年已四十餘矣。爲府中幕友。恃有奧援。故敢如此。慧子憤極。大聲欲啼。強父驅之出。父不得已。與言曰去！去！！其人唯唯。半晌言曰。然則我先去。我！我即去。旋取照片。逡巡退走。觸門限幾仆。慧子乃哭對其父曰。

父乎。苟欲我因貧而入於下流之域。請開母棺我赴之如歸矣。言已大哭。大呼其母。老父爲之泣然。百計勸慰。竟終日不飯也。方父女一燈愁對。歎息唏噓。有某校僕役持函入者。附舊小照一。其函曰。

劬仙館主人鑒。謹啟者。雪岡因中學四年已滿。擬赴試高等。奉上舊片。請爲翻印二枚。能於三日內製就。以便早日起程。尤感。此候
晚安。
徐雪岡啟。

老父既讀函。一手持片照。乃揚首示校僕令去。校僕掩門出。老父正苦無語可與慧子談。乃言曰。此徐雪岡之函與其照片也。令我翻印。至少亦須五日耳。慧子聞雪岡之名。如頓有所悟。然不欲爲父所覺。故仍無問父之言。老父則以照片授慧子。慧子乃自追憶曰。昔我母

父以其顏色稍霽。乃笑謂曰。同一片紙。何厚此而薄彼。一則加諸膝。一則墮諸淵。慧子聞言。紅暈於頰。然無愠容。老父不禁大笑。慧子益不勝其羞。乃奔投老父懷中。曰。我腹甚饑。父其飯我飯。我欲以止父。勿復言。老父方以慧子見懟爲憂。見此樂甚。輕撫其背。吻其額。曰。兒乎。飯冷不可食。吾當爲汝購冰雪糕耳。老父之言。似尙含諛諧之意。慧子則唯唯。嬌憨之容可掬。余書至此。誠不解雪岡之一紙寫真。乃具有何種魔力。而竟使慧子悲喜移易。至於若是之速也。

三 兩少年清晨之一見

天下事無大小。其成功皆有賴於機會。惟機會至不易遇。故天下不

如意事竟常八九也。彼四十餘歲猙獰可惡之幕友。無端而觸慧子之嗔怒。嗔怒之餘。而雪岡之函適至。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夫亦曰機會而已矣。凡人相形之下。則美者愈美。惡者益惡。故無幕友之冒昧。則雪岡之照片。未必爲慧子所注意。卽注意矣。未必卽一往而情深。慧子所以如此者。蓋有反動力之作用。如既啖苦口之葯。而得糖餌。味乃倍鮮。然則彼幕友之輕舉妄動。無害於慧子而大益於雪岡。余所謂機會者此也。惟此蠢如鹿豕之幕友。爲人作先驅。而大受其辱。以去。乃真可憐不足惜耳。慧子既飽食。與父略談家常事。未幾就寢。以日間神經多受刺擊。不能成寐。細思此誠奇事。我母昔日。何以告我以雪岡。又何以其時我雖聞之。而並無何等之感觸。今一見其狀。

貌誠當世之俊兒。其才名又復藉甚。我苟得斯人而事之。則我之一生爲不虛矣。繼而思之。我貧如此。何由可與雪岡近。且雪岡之家庭。雖非富厚。然必不欲其子得貧窮之婦如我者。噫。我誠薄命。我誠薄命。我恨當我母死時。年幼無知。不隨以俱去也。思至此。淚泫泫下。濕枕函之一角。遂使萬念俱灰。視此無情之世界。有如牢獄。既復爲解脫之想。以自壯曰。我何癡愚。以自苦乃爾。雪岡果爲非常人。必不以貧而輕我。苟以貧而輕我。則雪岡亦常人耳。我何慕焉。如今天下雖乏才。然以我金玉自守。學行俱修。何慮不遇鍾期者。今徒自悲。雪岡又不知之。何益於實。輾轉尋思。無一刻暇。夜深人靜。萬籟無聲。鄰家之時鐘。已鳴二下。始朦朧睡去。而雪岡之小影。乃若隱若現。時出沒。

於其腦海。芳魂屢驚。哭笑互作。今夜之慧子。已非昨日天真爛漫。胸中無物之慧子矣。

雪岡以年少力學。方銳志圖進取。既畢業於中學。乃擬赴高校。更求深造。請製寫真之事。出於無心。初非有意以此通殷懃也。校僕既持函赴慧子家。乃忘却令其僅製半身而已足。不得已翌晨親自赴之。恐遲則製就不及改也。雪岡詣慧子家。門掩聽之。內無人聲。稍推之。而門內所懸之馬口鐵箱。鏘然墮地。始驚醒夢中之人。慧子自言曰。彼汲水夫今日何以獨早。老父朦朧應曰。恐非彼早乃汝遲耳。汝其速起開門。無耽誤苦力工人時間。我年老畏寒。今當十一月。不至十一時不能起也。言次慧子已起。惟以汲水工人。每晨必至。且年近六

日當亦如常例。雪岡既久待於門外。欲去再來。已而知有人起。乃更待之。而頻以指彈其門。慧子應之曰。鄉間老頭。來矣來矣。汲水何亟亟爲者。旋去門鍵。門大闢。不料所謂汲水夫者。乃昨夜照片中人且往來夢魂中人也。慧子此時衣小衣。袖短露其臂。鬢髮凌亂。睡容尙鮮。顙邊酒渦。深深作淺紅色。所謂亂頭時節最傾城者。已盡爲雪岡所見。慧子急遽。幾疑此身尙在夢中。而雪岡容貌。覺較之夢中所見。尤爲英俊。雪岡素鎮靜。然一見慧子。當此早晨時候。腦府清虛。不知不覺間。藩籬盡撤。腦中人跡罕到。最深最狹之一點。已刹那頃被娘子軍人直入佔據。永列版圖。此際神情。惜老父未起。不及從其背後。

攝一小影以實余書。令讀者於非文字所能形容之處。皆可以按圖索驥。心領神會。如參與於其間。雖然。雪岡慧子。奇士佳人。固守禮君子。多所謙畏者也。驀然相遇。必持何種態度。方滿足讀者之意。此余執筆時之一難事。蓋雪岡而去。則何解乎久待。欲入其門。則見彼小娘子者。方逡巡俯首。無地可容。豈堪逼近。益滋羞態。雪岡乃莊嚴其容。柔聲請曰。幸達乃翁。云徐雪岡來也。言時首向門外壁間。觀所懸之寫真圖畫。以令慧子毋窘。慧子曰。然則請少待。語未竟。足已返身入內。急告父曰。速起速起。彼……方待於門外。老父不知爲雪岡。漫應之曰。何必我起。囑將廚下水缸。與我所用以滌寫真者。皆盛水令

又失笑。頓悟。乃以徐雪岡三字。輕輕向老父耳側告之。父曰。彼來何事。亦何必我起。汝不畏其小影。何爲畏其人乎。其整衣履出見。問以何事。且告以苟欲晤我。則須十一時可矣。慧子在他人。必不肯再出。然雪岡久立於門外。頻頻似以咳嗽聲促室中人之答覆。慧子無已。着衣外。略頻鬢髻。出延雪岡。請入門坐。旋掩其門。蓋室中與街衢之相隔。僅恃此枯朽柴扉耳。坐既定。慧子莊言問曰。先生清晨辱臨。以何見教。雪岡則告以製照片事。慧子亦述父言。在理雪岡此時。已可去。然身却木立未動。賓主既相對。互欲乘其不見。以私窺。殊不意兩兩目光不期而自會。相觸以成直線。此際有一事。最爲雪岡所注

意者。讀者諸君。不嘗聞老父言。今時爲十一月乎。仲冬天氣。嚴寒已侵。雪岡雖非紈袴者流。亦旣棉矣。而慧子所衣外衣。乃僅有潔白布衫一領。其手背肌膚隱隱露血絲。似一彈而欲破。雪岡大憐之。思彼受凍如此。相形之下。其何以安。繼思彼或尙有而未及衣乎。因我而受寒。是胡可者。不得已向慧子言曰。凌晨造謁。有妨清睡。姑娘其未及御棉衣耶。今日天氣。殊嚴寒矣。慧子曰。否。我母去世後。數年以來。我之冬衣皆僅此耳。然較之卑污其行。以易溫飽者。差自安也。豈曰無衣。不欲保身而傷潔耳。雪岡聞言。深愧堂堂男子。乃操行恐不能如此弱小女子之堅。且舉前後一爲思之。數年以來。慧子之名。聞於士林者久矣。彼裘馬少年。翩翩公子。又莫不挾其黃白。以求慧子之

一盼而慧子鄙夷視之。貧乃如故。此卽其品高行潔之明證。不謂小
小寫真館中。乃有此卓犖出羣之人物。可敬孰甚。可愛孰甚。我旣幸
而遇之。是不當失之於交臂。然自聆慧子之言。雖有相助之忱。知尙
不可以驟白。祇得忍心害理。聽其一寒至此。而惟再三流露夫內不
自安相憐相惜之態。慧子慧人。固已喻之矣。雪岡復言曰。得聞高論。
自愧昂藏。如僕者。殊有負此衣耳。因興辭。慧子曰。然則今日十一時
殆不來晤吾父乎。……讀者試思之。慧子之以不來見問。是否甚望
其來。恐卽金聖歎氏所謂不來句是來句也。雪岡則應之曰。十一時
如有暇。或當復來。一候尊翁。惟尊翁事忙。不必因僕而久待。倘不遇
者。僕異日尙可以再來耳。讀者更思之。雪岡言如有暇。言或當復來。

爲不定乎。爲確定乎。惟慧子則知其必來。雪岡亦知慧子之知其必來。故不妨游移其詞。言已遂告暫別。嗚呼。彼兩人銘心刻骨之情。百年甘苦之味。卽造端於此十餘分鐘之一見。幸讀者諸君。勿爲草草讀過。則作者之私願也。

四 雪岡寓意於寫真兩少年始訂婚約

慧子於雪岡去後。卽入內擬告老父以雪岡之言。而老父之鼾聲正作。其時僅九句鐘耳。慧子乃獨坐凝思曰。我昔聞雪君之名於我母。我年少並不注意。昨於照片中見其狀貌。頃又目擊其舉止言詞。果非凡才可比。我母殆已爲我注意於其人耶。惜哉我母。我十二歲卽棄我而長逝耳。吾於今晨測之。不獨其學行高尚。性格溫存已也。其

對我之情。雖屬初晤。而依依不舍。相惜相憐。已一一流露於眉眼。我深悔彼時對之殊嫌冷淡。不解何以我胸中所欲言者。彼時皆不能出諸口。竟未以相慕之意。絲毫傾吐於雪君之前。雪君能勿以我爲薄情乎。雪君再來。吾不當復如是待之。蓋雪君誠非他人可比也。思至此而真正之汲水夫已推門入。慧子又不禁爲之一驚。慧子此時腦筋之易受擊刺。蓋可知矣。

雪岡自離慧子家。緩步而行。復以慧子之舉止言動。細爲推想。覺端莊靈敏。曠世無儔。而高潔之懷。尤令人可望而不可卽。吾其赴學校一訪吾友。苟時計之針稍近於十一時。則我卽赴之矣。想慧子之所以賜我者。必更有進。蓋初見而問我以再來之期。在他人固尋常事。

然豈所論於慧子。我誠幸福無量。我亦當爲慧子造幸福於無量。我心始安。此時兩人之心理如是。余不欲爲之稍加潤飾以存其真。蓋余是書之實質。固歷史而非小說也。

朝曦既放。簷鵲喜晴。天空作淺碧色。最宜於寫真之日也。慧子今晨之樂。爲從來所未有。乃十時卽促父起。曰。我今日欲製一小影。父其爲我備之。老父既起。曰。乾片已罄。須往西市購之。此時卽去。亦當十二時還。下午一時。方可照耳。慧子曰。甚善甚善。父其速爲我一購。老父唯唯。略用早餐乃去。老父去後。慧子方事梳洗。對鏡自照。飄飄欲仙。西人譏吾國之好美色者。曰。中國人徒好脂粉耳。好羅綾耳。如慧子者。絕脂粉。棄羅綾。殆可謂真美矣乎。未幾。客至。讀者試猜之。頃爲

壁間之時計自九時至十時已如一年之久自十時至十時半則其長似更倍之。無論如何自耐。不能待至十一時矣。故來者非他人。卽慧子心中所甚願其來之徐雪岡也。慧子殊不料。旣相見。雪岡言早晨多所失禮。幸寬假之。旋問老翁已起乎。慧子曰。他日此時。必尙未起。此時殆未有十一時也。言時目注雪岡。適與雪岡之目光相值。慧子乃急視他處。兩人皆微笑。較之清晨所見。似稍罷矜持矣。慧子續言曰。老父以先生未言今日必來。散已赴西市購乾片。有失迎候。幸乞諒恕。但至遲十二時必歸。先生或稍待之。先生如不以寒舍爲不堪容膝。請在此午餐可也。慧子知雪岡之必來。而又以事情老父他

往。此中究屬有意。抑係無心。余皆不爲妄斷。讀者可自思之。惟慧子頃間所對於雪岡之言。已大異於早晨之清淡。且語語皆含深意。雪岡安可不諾諾連聲者。雪岡既有意。兩人相與閒談。名曰坐待老父。實則兩人心理。皆恐老父之卽歸。或有言而不能竟。兩人旣略述學問上之所經過。而關於欲言之處。終以不可卽言爲恨。雪岡忽視其母之靈櫬。問曰。令母堂以何年仙逝。何以尙未安葬。慧子微喟曰。我母棄世時。我年纔十二。今已六年矣。雪岡曰。然則姑娘芳齡。爲十八也。妙年得此。豈勝企戀。如僕者長於姑娘三歲。而學問乃恐不及姑娘。愧何可言。此一問答間。絲毫不着齒痕。而兩人之年齡。已交換以相告。談論又見進步矣。慧子曰。先生謬獎。令人汗顏。倘不見外。請母

死。皆不能無憾耳。言時眼圈已呈紅暈。雪岡自爲之唏噓不置。然竊謂此時或可以更密切之言進。乃鄭重言曰。姑娘……僕竊欲竭其至誠。略陳肺腑。姑娘其許之乎。然姑娘幸毋以浮薄少年視僕。則僕方敢有所言耳。慧子曰。先生……早晨奉見。竊以先生有異於常人者。故傾心而願談其衷曲。先生有何明教。但言之。毋隱可矣。吾輩交際。光明磊落。想先生所言。亦必光明磊落。有異於常人者。慧甚願聞之。雪岡曰。姑娘……慧子正襟而坐。凝神以聽。僅聞姑娘二字。而外門忽闢。老父歸矣。言遂中止。兩人皆甚訝。時間過去之速。何以僅不數語而已。達十二時也。蓋慧子恨未竟聆其言。而雪岡亦以未竟所

言爲悵。然在慧子心中。以雪岡旣欲陳其肺腑。可知其對我之情。在雪岡心中。以爲我欲陳其肺腑。而慧子竟滿心滿意。許我言之。則其對我之情。不更可知乎。惜老父不稍緩其步履也。此非余故欲迂迴其筆墨。當時之實事。固如是者。卽余亦爲之甚惜。想讀者亦急欲一聆其言。而恨爲老父歸來所阻耳。

雪岡之遇長者。每謙恭而有禮。况在慧子之父乎。故老父甫入門。雪岡已迎前長揖爲禮。老父曰。數年不見。乃已如是長大。學校考試。又均列前茅。可喜可喜。旋顧慧子曰。汝與雪君。初不相識。我與汝母。則當其幼年得志時。已稔之矣。惟科舉廢後。卽進學校。讀書甚勤。故不時見耳。又對雪岡言曰。照片待明後日。可以翻印。至少尙須四日也。

雪岡唯唯旋告以僅製半身而已足。老父曰：早晨何以不言？十一時須來。致我他出。有勞久待。慧子聞言，略低其首。雪岡亦唯唯稱謝。老父乃謂慧子曰：乾片購得，可以照矣。吾已就食於飯館。且購有荳沙餅三枚，尙足以饗二人。吾他日僅購二枚。今因新開之店，似較舊店爲大。遂添購其一。雪岡辭不肯食。慧子以目示之。老父復強雪岡食。雪岡乃裂其一之半。慧子卽食其餘半而止。老父笑曰：汝兩人何以如是謙讓？強之食盡。致兩少年面皆微赧。老父問慧子曰：午餐日俟下午二三時再作計議。汝不必入廚下，卽在園中一試新片可乎？慧子曰：我可待明日。何必亟亟。老父曰：然則早晨何以必速我往購？汝始終小孩子氣也。慧子又略低其首。雪岡以頃間未竟之言，思如何。

可達於慧子。至此忽感悟。乃請於老父曰。吾久不攝小影。請先得一試如何。老父曰。甚善。如何布景。請自定之。雪岡乃置几椅各一。椅上以手帕墊鮮花一球。而身立於椅之右。慧子已喻其意。暗中自喜。思如何亦使雪君喻我之意乎。雪岡攝影既竟。慧子乃與父言曰。明日再照。又須另行布置。不勝其煩。我卽就現有之景。先製一枚可乎。老父甚愛女。又不知彼兩人之用意。自無不贊成者。慧子遂依雪岡所照之處。移易椅几位置。而仍置鮮花於椅上。所與雪岡異者。雪岡乃立於椅之右。而慧子則立於椅之左。如以兩片疊之。則兩人適分立於左右。誠妙人妙事。異想天開也。攝影已畢。兩少年各於不言之中。

又須半時。雪岡與慧子尙在園中。雪岡曰：「姑娘……先時僕所未竟之言。乃關於吾兩人一生之幸福。頃間照片之意。姑娘已喻之乎？」慧子俯首無言。手把椅上鮮花。以纖指數其花朵。雪岡復問曰：「姑娘之意如何？」慧子益俯其首。低聲言曰：「亦請觀我之照片……言未竟。雙頰已作海棠色。急置花椅上。逃入父所。雪岡此時徘徊顧盼。覺園中景物。皆作笑顏。西風吹樹。蕭瑟之聲。亦如仙樂。自謂天地間所有樂事。已爲我與慧子兩人佔盡。老父既洗片。曰：「甚佳甚佳。因持出。願慧子在黑房近側。尙俯首沉吟。黛眉雙鎖。蓋慧子喜極而轉有所思。所謂受郎珍重。轉愁深。底樣酬郎一片心。女子之心理。固有然也。老父則謂之曰：「雪君初來。奈何令其獨坐。老父誠憤憤。不知彼兩人者。早

已定百年之約。於老父在黑房中之數分鐘矣。雪岡既得見照片。復與老父閒談。始欲辭歸。老父對他人極冷靜。其於雪岡。不知何故。乃甚愛之。約未赴高校以前。每日來與慧子習書史。且曰早晨甚佳。免慧子必擾起吾。雪岡唯唯。慧子更堅之以目。老父乃送雪岡於門。自此雪岡每晨必至。而兩人相與筆談。互爲酬答。凡七日間。都萬餘言。名曰雪慧晨談集。書藏甚秘。余恨無從探悉一二。以增余書價值。倘有日公之於世。則爲情場生色當不少耳。

五 婚姻之遲延與其成就

雪岡晨候慧子。既已七日。翌日之晨。慧子視雪岡。似不勝其憂者。慧子乃問之曰。雪君……何事繁懷。苟不妨相告者。幸毋隱也。雪岡曰。

非有他憂。高校已將開學。明晨必須起行。吾以不忍暫離君側。故躊躇耳。慧子故正色曰。雪君……學問關係一生之事業。君苟因私情而消壯志。則我不啻爲君之罪人矣。豈愛君慕君之初意。君必速往。勿以我爲念。且榕城與省會隔一葦耳。魚雁能通。相思可慰。惟願君珍重自愛。學有所成。我雖苦寒。當始終不渝。語至此。聲殊嗚咽。雪岡躍然起曰。金玉之言。令人氣壯。明晨決當赴之。然則今日此時。卽吾兩人暫別時矣。雪岡又言曰。吾愛一寒至此。僕心不能安。幸許我稍節用費。以濟君困。慧子勃然曰。雪君……君愛我之心。已深領之。今君方求學。我不能有以助君。方滋慙愧。更何忍剝君學費。以苦君身。君果如是。是卽輕我。請勿復言。雪岡無奈。惟思赴省以後。再作計議。

兩人行將別矣。余今有一言敬告讀者。彼兩人愛情深密。可云無間。然須知七日以來未一握手。慧子案前僅置一席。雪岡坐此。則慧子立於其旁。有時雪岡強之。始一互易其坐立。故形跡之間無絲毫兒女子意態。誠有異於世俗之所謂猥褻爲愛者。今當暫別。慧子乃始與雪岡一握手。以此爲海誓山盟之代表。讀者至此。所當拍掌歡呼。爲兩人致賀者也。

雪岡赴省而後。慧子家益貧。然求婚之媒妁。更繹絡而不絕。老父惟一舉以問慧子。慧子皆不許。老父亦莫知其由。一日者。慧子接雪岡來書。辭甚簡略。大異於平常。且言外之意。可推知其患病。慧子即竟日不食。老父前後一思。始恍然大悟。自笑糊塗。然雪岡爲老父新

慮。不得已。密寄用費於老父。而切囑勿與慧子言。老父不受。曰。今無需此。雪岡窘極。乃復以函陳其情。老父始受之。並不爲慧子所知。雪岡又時時購書報以寄慧子。故校中應繳之費。有時不免延緩愆期。與管理人員以疑竇。雪岡進校後。月課皆第一。同學中府縣之界甚深。而雪岡尤爲若輩所忌。思有以中傷之者。屢矣。適有失錢幣時計者。乃羣相構陷。欲逼令雪岡退學。雪岡此時。忽蒙不白之冤。幾欲自裁。以明心迹。然一思慧子。則又忍苦而止。幸各教員知雪岡之爲人。且愛其才。爲動公憤。言於校長。事乃得白。嗚呼。雪岡一生之多友多敵。卽始於此青年求學之時代矣。

三年之歲月。一刹那間耳。然慧子之含辛茹苦。寤寐思量。似光陰與彼一人以獨久。蓋雪岡居校中。同學數百人。遊戲笑談。猶可暫忘其愁緒。若慧子則寒窗獨坐。形影相依。所與爲伴侶者。僅雪岡之小影耳。幸以雪岡故。勉自珍攝。雖度日如年。而時時以得一知己。雖死不恨。自慰自壯。老父知雪岡已將畢業於高校。乃貽書示意。謂欲了向平之願云云。雪岡則答書。俟歸時計議。而極感謝老父之厚恩。雪岡既畢業。歸榕城。與慧子相見。兩人相悅。自不待言。慧子似稍瘦。而益形其清越。老父亦甚喜。兩人佳事。殆不遠矣。然雪岡此時。有一極困難之問題。正無法可以解決。蓋家庭父母平時之拘束極嚴。決不許兒女之自主其婚事。且父母之意。皆欲爲擇於富有資財者。已屢屢

有所表示。雪岡更不敢言。恐滋破壞。然又不可以此意與慧子言之。以免慧子傷感。因是極苦。其對慧子。惟強爲歡笑。問以茲事。輒推託遷延。勉挨時日。慧子稍稍察及之。然相愛之深。何能中輟。婚姻之約。豈可改移。計惟坐待時機。聽諸命運。倘不如意。當爲雪岡死耳。如是半年。兩人相見。則愁歎唏噓。兩人相離。則奈何徒喚。始知情海茫茫。闊無涯涘。驚濤駭浪。與愛情熱度俱增。青年男女欲携手偕行。輕舟穩渡。固非易易事耳。

余不嘗言天下事無大小。其成功皆有賴於機會乎。彼兩人者。自訂立婚約以來。併力相守。已四年矣。其將成未成之時。兩人心理皆以爲事無希望。幾欲身殉。以逃出情天之苦。無何而有所謂朱春蘇女

士其人者。固一城之雌。而心醉野蠻自由之幸福者也。屢開會演說。欲闡明野蠻自由之真理。以惠同胞。每一疾呼。則出入於其口者必二萬萬人。蓋女士最喜以二萬萬女同胞一言。懸諸口頭耳。女士既震慧子名。欲引爲同志。以厚其力。慧子素不與外事。不知其爲人。一日者開會於章氏家廟。慧子偶與焉。因之雪岡亦偶與焉。春蘇女士卽注意於雪岡。而不知雪岡與慧子秘密之關係。春蘇女士既演說。頻頻目注雪岡。甫下臺。卽強邀雪岡演說。以驗其意。不料雪岡乃盡反女士之旨。痛斥野蠻自由。大背真理。全場鼓掌之聲如雷。春蘇女士無地自容。由慕而怨而恨。其變遷卽在此會場中之數十分鐘。亦可謂極自由之能事矣。春蘇女士宣言曰。雪岡先生之言論。鄙人不

敢苟同。今時間已晚。請明日再出席辨論。以明是非。雪岡曰。吾輩皆有職業。非如女士之得享自由。明日之會。恕不克赴。用特申明於先。衆遂散。翌日復開會。慧子亦不往。春蘇女士率其徒黨十餘人。至則到會者游手流氓而外。寥寥無幾人。女士憤極。擬大索雪岡於其家。而來邀慧子俱往。兩人成功之機會至矣。慧子本不欲再與彼女士者俱。但思有此機緣。不妨借以一覘雪岡之家庭。遂偕往。至則雪岡已他出。雪岡之父母見爲女客。且多至十餘人。甚異。因留坐。一詢來意。此時慧子既得見雪岡。乃翁竊以爲背城借一。兩人之成敗全視此耳。故俟春蘇女士語畢。遂對乃翁一吐其才情。慧子操吳音。瀝瀝如鶯囀。乃翁果深以爲奇。慧子言時。乃翁眉眼致隨慧子聲浪高低。

以上下。其注意可知矣。且細察慧子言動。讀書知禮。有以異於今之
女志士者。尤愜其意。因問姓名。慧子皆以告。蓋雪岡家庭。以農爲本。
而乃翁則亦一宿儒也。爲人嚴肅。然愛才可親。慧子自以爲戰勝。遂
興辭。春蘇女士頗厭之。然既不知兩人昔日之關係。自不明慧子此
時之用意。已欲用人。而反爲人用。竭力反對。適以促成美滿之姻緣。
余書至此。不禁擲筆稱奇。擬以彼女士匹配本書第二章所見之慕
友。使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普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讀者亦一笑以
爲然乎。

慧子等既辭出。其時雪岡有妹婿盧美琨者。久居雪岡家。習知彼兩
人之關係。蓋美琨既爲雪岡至戚。又第一莫逆交也。乃翁於慧子去

後。因問美琨悉其人否。美琨但微笑。細思此事不如乘雪岡未歸。爲白之翁。翁苟愛子。必當爲之玉成。美琨乃一一言之。而力明兩人平日之愛情。無絲毫邪僻。更以雪岡四年來所受於慧子之書簡。凡數百幅。盡發之以授乃翁。乃翁不勝詫異。然觀其書。始信慧子之學行。古今閨秀。殆爲罕覩。且知其愛情已深。不可移易。卽欲保全己子。亦惟有順勢以行。免其墮落。况頃間慧子之舉止言動。又均所愜意者乎。故至是乃翁玉成之心。可云已決。惟聞美琨言。慧子家計甚困。尙須與雪岡之母商之。未幾。雪岡歸。美琨告以事爲乃翁所悉。雪岡頓足大駭。至於流涕曰。事若決裂。何以對我慧子。因急問何以得悉。美琨曰。我爲白之於乃翁耳。雪岡切齒曰。君非病狂。何輕陷人於死。甚

悔此事不應使第三人知之。又自責曰。我與慧子之愛情。無時不以確守秘密自戒。乃卒不免洩漏於一人。雖曰至親摯友。然竟以是敗。我之不慎。罪何可追。如我者庸庸碌碌在人世間。車載斗量。獨惜慧子乃所遇非人。致一生幸福。盡以捐棄。噫。我尙何以活爲哉。美琨年少。當其白乃翁時。自以爲竭忠於雪岡。至是聞雪岡言。又不知乃翁之果肯玉成與否。因亦稍悔。然已無及。惟急以慧子曾來。乃翁愉悅之情。盡告雪岡。冀輕減己之過失。雪岡不信。乃故意徊徘徊於乃翁之前。一探虛實。許與不許。生死可決。乃翁以此事不便與雪岡直接言之。故亦無語。而雪岡此時。爲心理作用所左右。視察乃翁。似全無喜悅之色。更深疑慮。忽聞鸚鵡一聲。慈母見召。雪岡知事且決裂。殼鯁

之狀。不可名言。母直問曰。祝家姑娘之事。汝平日究竟如何。……雪岡無語可答。惟有俯首。狼狽情形。儼若囚徒受戮。誰知其母第二語則曰。今汝父與我商之。我爲婉言懇請。已得汝父許可。不日將爲汝通媒納聘。汝當知父母爲此。乃顧全汝之令名。獎勵汝之向上。吾家兒女。從未有自擇配偶者。汝以後須更圖學業之進步。勿再濫用愛情。負父母今日愛汝之意。雪岡聞言。如綸音乍降。喜極欲狂。退而深揖。美琨曰。吾必有以重報君。美琨尙不喻其意。雪岡已返身出門。登時疾趨慧子家。告以其事。而歸功於慧子。兩人皆喜。然回首四年。備嘗艱苦。倘非情至。寧有歡期。握手相對。又不禁涕泗交頤也。老父知愛女事諧。如釋重負。其樂自不待言。越數日。雪岡乃翁。請榕城紳士

爲作冰人。慧子老父。聲言以禮爲重。不受其貲。嗚呼。如老父者。誠高士哉。茲事既定。兩少年惟坐待佳期之至。一生得意事。殆無有過於此時者矣。

六 新婚后之離合

庭梅開遍。園杏初胎。鯨魚出遊。小鳥相逐。時維二月三日。良辰美景。日麗風清。雪岡與慧子於是日行結婚式。榕城士女。人山人海。咸往觀禮。卽男子如府中幕友。女子如春蘇女士。亦與其盛。嘖嘖稱羨。無復間言。一對玉人之名。哄傳道路。信情場佳話也。兩少年愛情之篤。與夫新婚中爲言情小說所當詳叙之事。余皆從略。讀者可對余書閉目凝思。想像得之。但彼兩人之情。高潔無藝。讀者須以此爲之基。

由是想像。始得無誤。余他日或當徵求讀者佳稿。以驗吾國人對於愛情之程度。且爲余書增色。余今且叙雪岡與慧子成婚以後所特有之事實。雪岡素以慧子之母。未得安葬。內疚於心。且時憶與慧子初見時養生送死不能無憾之語。深爲感痛。故新婚後之第一事。卽擇地鳩工安葬其母。奉養老父。更不待言。雪岡既有室。而家僅中資。兄弟又衆。父母固甚悅慧子。然生計則不可不自求之。雪岡素有才名。且又畢業高校。乃暫任地方教育之事。中學小學。皆其母校。至是亦應盡義務。所入適足以應事畜。慧子素抱學問之大志。世運旣進。徒習古書。以爲未足。乃又擬赴省進女子大學。與雪岡在省求學時。兩人適易其位置。惟婚事旣達素願。今此之別。與昔日之別。情景或

殊。然雙棲而後。又復分飛。則今此之別。較昔日之別。更爲難捨。自是以往。魚雁相慰者。又復三年。雖寒暑假。可圖良晤。暫離之中。不無少合。然合計兩人結婚而後。相處不滿一年耳。雪岡在中小兩校。任歷史國文教科。對於教育。極抱熱誠。學生無不畏服者。共事十餘人。而黃君龍。胡君克懷。尤稱莫逆。黃君與雪岡同里。爲人有俠士風。吳君則武陵人。聰明而穩健。校中有事。必就商於三人。無不立爲解決。慧子既進女子大學。勵志勤勉。每試皆列優等。同學甚愛子。有胡玉書女士。與慧子尤親密。解衣推食。出入必共。其第二年年假。慧子不歸。未幾病作。住於省城永泰旅館。雪岡亦省來。爲慧子侍湯藥。而彼玉書女士者。每日必來一候慧子。去時輒哭不能仰。俯首而別。此余

往訪雪岡時所親見其情交之密可知矣。蓋以慧子之聰明慈愛與人可親。自無不憐惜之者。惟性太多情。與雪岡成婚而後。轉不如幼年時代之剛決。不免時有離索之感。雖同學百餘人。且如胡女士之相厚。不啻同胞姊妹。然究有不同者。此無待余之明言。蓋感情作用。固有男女之分。讀余書者。無論其爲男子。抑爲女子。必皆以爲誠然。其有曰不然者。非矯情卽自欺而已。方兩人之感離索。有歷史上極大可紀之一事。發生於武漢革命。武漢起事。東南光復。遂以金陵爲臨時政府。金陵者歷史上有名之勝地。城堅足以禦敵。然因斯城而犧牲者。近古以來。已不知其幾百數十萬人。宜有可爲吾人憑弔之價值。金陵旣奠都。開國會。舉總統。聚東南賢者相與謀築室。當時之

所謂賢者。皆由戎馬倉皇中。奔躍而出。非他人賢之。亦卽自認爲賢。自稱爲某省代表而已。羣賢畢至。衆謀僉同。深知立國之道。不惟其實。惟其名。故遂一致決議。定國號曰共和民國。以後之國是。皆純從民之一字進行。至於億萬斯年。守之無極。是時舊京之滿帝。尙負固也。東南之人。乃唱北伐之歌。開北伐之會。募北伐之餉。集北伐之師。男子以北伐而腰纏充矣。女子以北伐而風頭出矣。其終也滿帝願售其統治之權。每歲賃金四百萬兩。爲富家翁。聖神文武之大總統。亦應時而出。金陵取消。南北遂曰統一。舊京之地。氣勢雄厚。且娼寮妓館。鴉片麻雀。凡共和民國必需之物。舊京獨富。故奠都自以舊京爲宜。苟非如舊京者。則大官大吏。無樂趣之可言。狗苟蠅營。必多覺

其不便國家幾何而不亡也。雪岡當光復之初。學校停課。乃赴省一觀共和之新氣象。省會機關已林立。曰某部。曰某廳。曰某處。政令百出。街衢中高視闊步。令人不敢仰視者。無非光復功人。或胸懸敢死牌。或兩手皆執手鎗。以爲美觀。亦有全身綴徽章。多至數十枚者。奇形怪狀。不能盡述。雪岡欲至某部某廳。一詢其內容之組織。而護兵之多。如臨大敵。皆不能入。是時慧子已由校回榕矣。雪岡殊懊喪。擬第二日卽歸。而是晚至中城之黃葉市者。遇舊友寧夷則其人。寧君曰。吾以爲君在榕城。曾數以電招。吾輩現創辦一日報曰拯民者。非得君主持筆政不可。且共和民國。國基初奠。及是時以所學救世。吾輩之責也。久踞臯皮胡爲者。雪岡欲不允。而寧君強之。乃暫任編著。

之事。函招慧子來省。由是兩人相聚者三年。而此三年之中。雪岡以力盡言論天職之故。遇種種可驚可駭之事實。卒以慧子之力。雪岡得無恙。然兩人之危險。已不可以言語形容矣。

七 新聞記者之生涯

雪岡既由教員而爲新聞記者。新聞記者之生涯。與教員大異其趣。而雪岡之性格。尤於新聞記者爲宜。高尚其志。不事王侯。無論對於何人。皆抗直而公允。一也。主張真理。不爲感情所移。二也。素抱救人之願。對於多數之下等社會。非常重視。三也。一事之來。是非立判。文詞暢適。下筆千言。四也。當省城秩序未盡恢復之時。軍人之跋扈。莫與倫比。終日睡眠。而謂睡眠乃較之戰爭尤爲勞苦。非加餉不可。加

餉名目。有雙餉。有三餉。所加之餉。盡送於娼妓之家。而易得新鮮楊梅以歸。每日至陸軍醫院施手術者。軍官軍士。必數百人。外科室中。惟見白鳥鶴鶴而已。脫不允加餉者。則聲言以武力解決。或在都督之前。開槍示威。都督遂不敢不允。尤可笑者。都督府中職員。皆無行李。被褥則夜開而日卷。一聞兵士鬨鬧之聲。羣向後門逃走矣。故雪岡爲此時之新聞記者。而欲守正不阿。直言無隱。其危險爲何如。至所謂光復功臣。革命偉人者。氣燄逼人。不可嚮邇。支款動曰萬元。或數千元。無則擲手槍於案上。叱曰。我輩勞苦功高。練兵數千。家財蕩盡。今幸成功。安可以不償。實則所謂練兵者。僅有名冊。而不見一兵。有者亦惟烏合土匪。從前之以盜劫爲生涯者而已。所謂家財蕩盡。

則此輩本無家財。大抵爲光蛋流氓。臨時加入革命團體而已。真正革命者甯有幾人。猶憶其時有銅盤會者。未革命以前之舊機關也。革命以後。此種機關原無存在之必要。然當其未取消時。每日新入會者必數百人。更有前朝極無恥之腐敗官吏。此時乃亦乞憐於銅盤會會長之前。請許其加入名冊。入會以後卽自命爲新人才矣。然亦有爲舊會員所阻。不得其門者。遂另立機關。以圖抵制。他日朋黨之禍。實以此爲之基因。同室操戈。兄弟互鬪。至可慨也。然此時雪岡對於軍人。對於團體。仍時時勗以正論。初或詰責。終亦感服。各界遂盡知雪岡之名。軍事之潮流既稍過去。不能不從事於立法。有省議會者。爲地方立法機關。急遽召集。議員之來歷。多不甚明。大抵不外

如某總統所言來自田間者。既開會。雪岡乃與慧子偕往旁聽。其第一最要議案。卽爲議定日當（薪金）務必從豐。討論此議案時。無一人不眉飛色舞。振振有詞。且不分黨派。有所表決。輒全體一致起立。雪岡以爲此真共和之新氣象。以此立法。何法不立。未幾第二議案提出。爲財政問題。此時軍需浩繁。財政急急不可終日。而或乃謂當應天順人之初。宜裁釐卡免田租。然統捐營業稅等。同時興起。一予一奪。人民莫知其由。正宜從長計議。使國計民生。兩不相碍。各議員以日當既已議決。彼輩來此之目的已達。臨時缺席者遂有七八人。其列席者亦置議案不一觀。惟二三有所爲者。諤諤其間。旋付表決。各議員尙不知爲何事。至起立時。則其臀之離於椅也甚緩。且姿勢

介於坐立之間。目光旁睨。苟爲多數立者。則彼遂稍高而已。不失爲立。苟爲多數坐者。則彼遂稍低而仍不失爲坐。此種專門技術。不知從何處修練而來。誠足令人嘖嘖贊賞稱道不已者也。

雪岡既以獨力撰拯民日報。不數月間。名震於全省。投刺請見者日必數十人。無事者不得不謝絕。亦日必十餘人。晨起八時至九時。接見諸客。九時以後。則奔走於各機關接洽時事。必五六時乃歸。夜至二二三時始得就寢。如是三年。無一日稍息。體益弱。顏漸瘦。慧子深憂之。屢欲有所勸進。而雪岡竟不顧也。凡事既皆以正直出之。官廳稍有所憚。不敢如昔日之妄爲。一年之中。爲雪岡所糾正者。蓋不知其凡幾。倘竟怙惡不悛。則春秋之誅。必難倖免。而引起輿論之攻擊。遂

不克安於其位。余因之有慨焉。雪岡當光復之初。主持公論。官廳尙因之不敢爲非。彼時之官廳。雖亦庸劣無藝。然知畏人言。則非不可教誨者也。今亡矣夫。

雪岡當爲新聞記者時。尙有種種之豔史。余今得雪君之許可。爲介紹其十一於讀者。以增興味。光復之初。女軍人爲不少矣。真有學問者。固不無其人。然所謂女流氓。女光蛋。亦所在多有。雪岡甚畏之。蓋此輩苟合意於其人。則卽欲與之武力解決。無其他愛情之可言。以雪岡之終日疲勞於職務。安敢領受此類女將軍之韜略乎。惟有鄙女士者。初爲軍人。見雪岡時。尙戎服而佩劍。然風流嫵媚。益若不勝其衣。且品行高潔。文詞優秀。異於尋常女子。初閱拯民報。聞雪岡之

議論。以雪岡殆爲深於閱歷。多所聞見。四十歲以上人也。旋於某會場演說臺上。遠見雪岡演說時。飄飄臨風而立。乃一美少年耳。大以爲奇。後乃與雪岡爲兄妹交。又有羅女士季女士何女士潘女士等。凡十餘人。知雪岡之才。又各自有其用意。日必往訪雪岡。當雪岡執筆爲文時。每有香風拂人。飄裾曳袖者。坐於其側。雪岡之女友。無不一一介紹於慧子。且雪岡處女友間。愛敬並存。光明而磊落。故無礙於慧子。無缺於道德。可謂實行『理想的文明交際』者矣。猶憶女界有協和會者。聞雪岡第一次之演說。莫不流涕。必請雪岡爲顧問。諸女士遂以此可與雪岡近。雪岡一至事務所。則捧茶者。脫外衣者。持帽者。問喜食何物者。前擠後擁。幾使雪岡面赧不能答一語。會中職

員苟有齟齬。得雪岡一言。無不立釋者。此誠不可思議之事也。嗚呼。人事變遷。桑田滄海。居今日而回憶諸女士之釵光鬢影。已若飄蓬飛絮。無處追尋。余今筆之於書。既以助讀者之情趣。亦欲留雪中鴻爪。爲雪岡垂紀念於將來而已矣。

八 鬼魅登場形形色色

一時代之歷史。必有一時代歷史之材料。易言之有如許佳良材料。乃得成如許之佳良歷史也。雪岡爲新聞記者之第二年。歷史上可稱爲鬼魅登場時代。鬼魅之多。大小俱備。雪岡幾記不勝記。當共和民國之初成立。官吏尙未忘一民字。至第二年。漸改觀矣。若輩以從前大人老爺之出門。前呼後擁。何等煊赫。我當革命而後。幸獲高官。

夫豈偶然之事。蓋我昔在革命黨中。僅充掃地烹茶之役耳。今乃一躍而執政柄。誠爲我前生夢想所不到。但我之識字無多。心中茅塞。誰不知我。雖當前面諛我。其退有後言鄙薄我者。必無所不至。故今日惟一要圖。當先使人畏我。出門仍用執事。曰清道。曰肅靜。迴避。皆不可少。前後馬匹。至少必有數十人。方足以崇體制云云。讀者知斯人爲誰。卽鼎鼎有名。官吏之代表黃伯談也。黃伯談既學出大官模樣。其始坐十六人肩輿中。尙覺頭昏腦暈。途中遇相識者。或昔日與彼同夥。今甚貧困者。當然置之不理。然尙不免良心之責罰。天良未盡泯也。一二日後。習慣自然。遂乃安之若素。且其首必塞於肩輿之口。俾人人見之。知我已爲大官。且已大至此種狀態。此但記黃伯談

之一事。其餘類此者。不一而足。黃伯談在未官之初。本無妻室。今爲大吏。非但不可以無妻。且同時不可以無妾。乃命人速擇美女。有其父業薙髮者。三日內卽迎娶。以爲太太。同時又購女子半打。以充下陳。爲姨太太。他日倘有佳者。尙當再購云云。誠笑談矣。黃伯談本居黃霸村。一貧如洗。其父平日恃武斷鄉曲。以爲生活。至是則更變武斷而爲魚肉。鄉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然亦無如之何。黃伯談旣爲大官。雖盡情揮霍。運動中央。廣置姬妾。動輒費以萬計。然履任不數月。運送至家者。已數十萬金。遂使柴扉茅舍。頓成輪奐之觀。畫棟連雲。翬飛鳥革。鄉人曰。此皆吾輩人民脂膏之結晶體也。吾輩初誠不知共和之幸福。味乃何若。噫。今知之矣。聞各種租稅尙須大增。吾輩

水旱頻仍。衣食無着。若再搞剝。惟有死耳。言已。相與涕泣。凡此皆實在情形。惜余書限於篇幅。未能道其萬一。以宣人民之氣。雪岡既注意於下等社會之生活問題。常以此類事實。撰爲論說。而揭出鬼魅之醜態。官吏忌之益深。禍自此始矣。余今更述黃伯談斂錢方法之一種。其對上則名爲擁護。剝民以肥官。而巧立名目。虛捏報銷。無中生有。浮冒累萬。此無庸更爲贅述。對下之方法。則更普及矣。全省五十餘縣。不納費者。決不能爲知事。赴任以後。又須每月供給若干。皆有定例。下至科長科員。官俸亦加以折扣。其餘機關。如警務。如鹽務等。苟欲爲處長。爲所長。或小至科員書記。總之非費不行。關於此等之收入。設有特別會計。以親信專員。辦理其事。故每月之所入。吾人

竟不能知其多至何若也。因是影響於人民。其禍尤烈。知事等既須納費於上官。則對於人民。亦不得不惟金錢是問。諺所謂衙開八字。無錢莫來者。乃重見於共和之世。民怨沸騰。控電盈尺。黃伯談以與己之稅源有關。概置不問。噫。昔日貪官污吏。人稱之曰刮地皮。共和國之官吏。則豈但刮而已哉。更加以掘地皮之手段。與前代貪官污吏比較。其進步不可以道里計矣。有某地質學者戲言。吾國不數年後。可與美國地底交通。當較之海洋爲便。人問其致此之故。彼曰。官吏之掘地皮手段益辣。數年後安有不通美國之理乎。聞者爲之捧腹。然亦非過言也。省城行政機關每日所發表之人物。恒足令人駭愕不置。總之。無論其爲盜爲賊爲龜奴爲厮養爲廚役爲長隨。苟

有孔方。無不可致身通顯。有蕭護夔者。家業花烟間。其妻稍有姿色。而販賣人口。窩藏竊盜。引誘良家婦女爲人撮合。無所不爲。數年以來。稍有餘資。至是異想天開。乃與某某等謀。集資三千元。購買一官。旋發表爲歙山知事。全省大譁。而蕭護夔岸然不顧。率其黨羽。往赴新任。人民有反對者。電稟省署。省署痛斥。卽電新知事到任查辦。而美蕭護夔爲光復有功。宜居民上。且曰。共和國用人不拘資格。如本長者卽其一人。歙山人竟無如之何。此特其人平日污行有名於全省。人猶得而知之。其餘光怪陸離。牛頭馬面。使爲百里諸侯。而人不及察者。更不知其凡幾。嗚呼。此誠可爲痛哭流涕者也。雪岡既有言論之責。自直言而無隱。黃伯談以輿論未孚。脚根未固。初欲誘雪

岡以利。繼動以官。終嚇以威力。雪岡不爲屈。然雪岡之身益危。一日者夜已將半。雪岡與慧子。方始就寢。時天大雪。積地尺餘。極寒不可耐。而居樓之下。忽發大火。其光燭天。及起。已延於樓梯。幾不可收拾。雪岡與慧子自窗隙懸繩而下。幸工人齊來。火始撲滅。雪岡初不注意。事後查察樓下舊紙。皆已濕以石油。而發火之處。同時有三。更非失火明甚。適其時蕭護夔案發生。反對最激烈時也。慧子勸雪岡速棄而之他。雪岡曰。苟彼一恐嚇。而我卽懼之。是示人以弱。我旣以拯民自任。而彼殘民以逞如蕭護夔黃伯談者。安能容其久據於政界。無何。官廳謀雪岡之心益急。購求凶徒。欲從事於暗殺。距放火之後半月。有白子陶者。招雪岡飲於羣仙館。官廳知之。遂暗伏凶徒門外。

欲俟雪岡之出。以手槍轟擊雪岡。不料是夜天雨。同席柯蓮生君。有事先歸。假坐雪岡之肩輿。甫出門。槍聲已作。柯蓮生立死。凶徒飛奔而去。警察亦不追捕。呆如木雞。一時哄傳雪岡被刺。慧子聞之。心如刀割。急赴羣仙館。而死者爲柯蓮生。雪岡之不死亦倖矣。翌日。黃伯談謬發告示。能獲凶徒者千金。藉以彌縫掩飾。惟雪岡慧子。知其隱衷耳。慧子既經過種種可驚可怖之事實。幾此身無時不在危險之中。自是下午六時以後。無論何事。皆不許雪岡外出。卽雪岡之肩輿。亦無人敢借坐者。雪岡所製文詞論說。遇有過激之言。慧子必力勸雪岡刪去。嘗曰。世風澆薄。衆醉獨醒。事必無濟。一旦遇害。誰爲君呼冤。且君獨不念我乎。語甚悽婉。雪岡與慧子之愛情。爲讀者所深悉。

慧子之言。雪岡安忍不納者。故雪岡之不死。乃純係慧子之力。惜雪岡熱心太過。不能全聽慧子之言。竟欲從井救人。而卒賴慧子之救。始得出井。噫。抑亦危矣。

九 香媚娘之奇案披露雪岡第一次下獄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此我國古代政治家之恒言也。共和國官吏所最好者。爲嫖爲賭。故土娼賭窟之生涯。較他種尤爲發達。所謂司法官者。幾無日不觸犯刑章。從事於呼盧喝雉。其場所自以土娼之家爲宜。故省會土娼。多至數千。彼官吏恐其不足。又破壞良家婦女之貞操。使漸化爲土娼。充其量似非併官吏自己之妻孥姊妹。盡爲土娼不止。有香媚娘者。土娼中之翹楚也。年近三十。而徐娘半老。風

韶倍妍。外交手腕之靈敏。無論如何強硬之司法官吏。一入魔圈。惟有裙前拜跪而已。彼檢察廳長。推事。或司法處長。警察科長等。既日飲博於其家。生涯活潑。門第漸高。居室之廣大。一如往昔之紅候補道公館。苟非官吏。亦不易入其門。歲月既久。初尙秘密。後乃公開。恰似司法官廳辦理案件之程序。香媚娘本名香妹。檢察廳廳長以爲不雅。乃爲易香媚。而呼之曰香媚娘。示親熱也。香媚娘益無顧忌。竟有時呼諸法官謂（我之兒）。諸法官聞之。之樂。殆無語可以形容。香媚娘之名既漸噪於省會。遂由飲博之場。更擴充而爲運動刑民各案之所。其所以致此者。則因一般法官。欲顯其法官之威力。於香媚娘之前。以博香媚娘之寵。於是時自道其審案之情形。凡有重案。

在預審中須守秘密者。一至香媚娘前。無不立吐。有時或曰某某我必處以死刑。某某我必處以無期徒刑。香媚娘遂乘機而入。故門庭如市。應接不遑。香媚娘無論對於何種案件。無不置諸法官於掌上。如弄小兒。然亦有執袴之徒。聞香媚娘名而欲問津者。每被叱而出。曰。某廳長某處長在。若輩將奚爲。若輩豈不畏法官耶。速去。毋多言。此輩憤無可洩。於是有投書警察廳。訴香媚娘種種不法之事。然此輩投書僅言香媚娘抽頭聚賭之不法。而不敢涉及官吏。警察廳廳長胡起者。因事頗不滿於香媚娘。而不知某某法官。羣聚於其間。大怒。立以電話飭某區巡警往捕。曰。香媚土娼家有聚賭者。無論何人。皆速捕到廳重辦。警察乃前往。然香媚娘家門首亦有他區崗警。及

法警等爲之站崗。至是云廳長命令。則亦無如之何。入內搜捕。所謂檢察長者。方以全副精神打麻雀做一色。其人雖名吳三畏。實則彼乃無一畏也。其餘推事管某及警察科長傅某。香媚娘之龜奴。併香媚娘五人。一一皆被捕。彼等既不敢直言我爲何官何職。而巡警又不識之。百計央求不能脫。遂連串押至警察廳。廳中有人認識。乃速報告廳長。謂捕得五人。龜奴土娼法官及本署科長。皆在其內。如何發落。廳長未及答。已有客至。卽代此五人來說項者。謂今日外間輿論。對於官廳。攻擊方力。設此事再不相護。吾輩同是官吏。恐益無立足之所云云。廳長始知被捕者皆有名之人物。不得已飭警至拘留所通告各人勿供名姓。人各罰洋五元。龜奴土娼法官科長一併釋

放。外人莫知也。釋放未二時。又相聚打麻雀矣。投書於警察廳者。既悉此案原委。怨胡廳長因三人情面之故。乃並不重辦香媚娘夫婦。遂以此事始末一一詳函拯民日報。雪岡得函。以爲當不如是之甚。不信爲實。復囑人秘密偵察。乃知果係實事。於是香媚家百媚千嬌。有香有色之奇案。全部披露於報紙。各報從而繼之。風潮所播。幾使全體司法官吏。不安於位。乃共謀抵制之策。而羣集其矢於雪岡一身。遂以廳長等之名義。起訴於地方廳。如侮辱長官。毀損名譽。以及煽惑誣告。凡刑律中可以牽涉者。無不條分縷舉。其用意以爲羅列罪名十餘種。苟有一罪成立。則吾輩之目的卽達。我國官官相護一言。爲自古以來官場中之金科玉律。地方廳收受訴狀後。立出傳票。

自不待言。雪岡不往。蓋依法傳票無拘束人身自由之力也。但與以一函。如開庭時卽到辯論云云。第二日拘票來矣。司法警察十人。如狼似虎。雪岡匿於鄰家。不能得。而報紙上之攻擊益力。其未發之案情。更披露而無隱。雪岡與慧子言曰。我明日一往。且觀其如何對付。但須防其搜檢。苟稍涉違禁之物。彼卽可携之以入人罪。因是整理函件。有關係者悉焚燬之。其餘如手鎗子彈等。雪岡昔日所借諸友朋。用以防身者。至是皆送還之。雪岡之編輯室。乃因之而爲澈底之清理。又社中善後之事。皆一一籌定。更於是晚報紙發布明晨所以到廳之理由。第二日晨。司法警察果大至。全隊二十人。雪岡早待於廳事。遂與俱往。至地方廳。竟不問而投之於獄。此爲雪岡下獄之第

一次。輿論大譁。慧子當雪岡未被捕時。不贊成雪岡試往之言。而勸其暫避於上海。然報務無人主持。且亦決不肯潛逃以示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雪岡救世之弘願然也。兩人方商議未決。而全隊之法警已至。慧子見雪岡被捕以去。如鴛鴦拆翼。比目傷鱗。又以投鼠忌器。恐其凌虐雪岡。不得已反假法警以詞色。心中之傷痛。豈可名言。繼思徒傷無益。且雪岡既被捕。交通隔絕。彼已失抵抗之能力。吾其速爲設法。必令釋出而後已。一面致雪岡書。知獄吏之必拆閱也。詞甚簡淡。曰。雪君鑒。因公被累。不必傷懷。宜勉攝玉體。慧亦如斯。堪慰綺注。但決不令君久羈。餘待面罄云云。卽日電致中央政府控吳三畏等。以違法逮捕濫押無辜之罪。中央果來電查辦。地方廳乃不

得不開庭審訊。以圖發落。而律師公會全體。因雪岡事特開大會。公舉代表。義務出庭。是日觀者人山人海。蒞庭之檢察官。一見雪岡辯論。已訥訥不能出諸口。案下更夾帶刑事訴訟法講義一冊。俯首翻查。旁聽者爲之大笑。秩序幾亂。其結果卒以手續錯誤。根本推翻。案爲消滅。雪岡乃與慧子携手而歸。見者爲之歡悅。而痛斥司法官吏之無似。在獄僅七日。雪岡容貌。乃大瘦損。慧子問獄中何狀。雪岡不欲明言。但云尙無大礙。蓋恐慧子之心痛也。慧子曰。自君被捕。七日以來。未一合眼。飲食之量。殆僅足以維生活。終日奔走。然亦不覺疲勞。頃乃不知何故。似不能支持坐立。慧子遂斜倚於床。兩人互慰。而雪岡拯民之志。尙未稍灰。日報依舊出版。司法界既受大辱。行政界

數月以來。無甚事故。乃相與和平過去者約二來復。政界大老。出而
疎通意見。美其詞曰。出於誤會。雪岡姑許之。然若輩對於雪岡之詭
謀。固仍積極進行而未有已也。

十 雪岡第二次下獄死刑宣告之訛傳

慧子於雪岡出獄而後。痛定思痛。竊計雪岡以脆弱之身。手提秃筆。
日與鬼魅激戰。衆寡不敵。未能拯民。此身或已粉碎。思至此不寒而
慄。惟有勸其舍此他適。以避風潮。俟政界稍修明。法制略備。乃可以
言論自由。拯民未晚。乃謂雪岡曰。雪君……君。以拯民爲職志。豈非
慧所欣願。微論春冰虎尾。所受之危險如何。慧從君之後。決不有所
畏憚。庶無愧爲君之愛妻。但慧有一言。自以爲竭其愚誠。欲以愛力

動吾君之聽。吾君幸勿以婦人之言而河漢之。君少懷大志。以濟世爲心。今瘁精竭慮於一省範圍以內。國家所受之影響仍微。而個人所積之怨毒日甚。慧以爲未免才大而用之於小。得必不償其所失。且君曾修學於高校。以言學問。不得謂無成。但慧尙不願君之以是而止。計不如與君同赴美洲。各進學校。幸老父尙健。君堂上又慶無恙。此時不往。則今生或無時可再往矣。果能他日學成歸國。我國政治。或已稍有進步。以君之才。施諸全國。其效更大。庶吾兩人之素願。皆可以完全達到。君子行事務其大者遠者。與鼠輩爭一旦之命。慧愚以爲無謂。吾君愛我。必以爲然。雪岡自投身社會以來。腦筋所受之激刺太深。故奮不顧身。必欲驅除凶頑爲民請命而後已。誰知我

國大勢所趨。一入宦途。卽爲盜賊。縱雪岡幸而獲勝。殘民之徒。受創以遯。然拒狼進虎。猶吾大夫。以暴易暴。或更加厲。雪岡旣入其旋渦。四圍景物。不暇遍顧。反不如慧子觀察之較爲明晰。至是雪岡聞慧子言。乃如大夢忽醒。躍然曰。君言實獲我心。我決從君之言。與君同赴美洲。一吸自由空氣。遂從事豫備。報務則託諸樓君三立者。繼續辦理。先與慧子歸榕城一行。告明父母。雪岡之母。深以爲然。而乃翁反以爲海洋萬里。依依不捨。乃翁復與慧子雪岡同赴省城。遊莫愁湖。登萬象塔。盤桓數日。雪岡又固請於乃翁。乃翁許之。但曰。每年必一歸以慰吾念。雪岡與慧子均唯唯。乃翁歸榕。兩人遂治裝易服。俟船期而發。兩人欣悅之狀。似此身已浸入自由空氣之中。社會間無

論何事。彼兩人之腦筋。皆不許受其擊刺。計不一月以後。余書中所人人憐惜。人人愛慕之一對佳人奇士。已偕行携手。徜徉於新大陸之天地。鴻飛冥冥。弋人何所慕哉。雖然。天下事變之來。恒乘吾人所不及慮。而心持光明純潔之態度者。必不可一日生活於污濁社會之中。距兩人行期十日以前。適革命會社中諸股東。墮奸商之計。以滑稽行動。兒戲軍隊。大興革命營業於贛甯。官廳中人。知雪岡之且去國。時不可失。遂授意偵探。偽寄函件。告密軍府。誣爲大逆。方官廳圖謀最急之時。正彼兩人自以爲脫然無累。欣喜愉快之時。可知吾人苟一日未死者。卽此身一日在可驚可怖之中。所謂快樂。所謂自由。皆一時之幻像。而非人事之真影。人類皆然。吾國人爲尤甚。雪岡

與慧子方如燕子呢喃。笑談於樓上。忽聞人聲嘈雜。軍官之指揮刀曳地作響。剎那間兵士數十人。已直達兩人笑談之處。軍官高聲對雪岡言曰。奉上官令。以君圖謀大逆。確鑿有據。特來搜查逮捕。請勿稍延。慧子聞言。面色如土。腦筋昏暈。幾乎跌倒。知此事一發不可收拾。悔不早去。今無及矣。如何是好。雪岡頗鎮靜。笑對軍官曰。然則請先搜查……但兵士人衆。此間廣僅容膝。可否令其正立勿動。吾與貴軍官實行檢查一切。雪岡此舉。蓋以防兵士身懷贓物。於搜查時乘間埋入。指爲證據。近來殺人。多用此法。頃之兵士。亦果不出雪岡所料。此於事後個中人言之。雪岡先令勿動。軍官許之。此計遂不得售。不然雪岡是時。卽斃於樓上矣。險哉危哉。軍官既搜查無絲毫禁

物。蓋前次司法警察將來逮捕時。已舉編輯室而清理之。此時之能無絲毫證據。且雪岡之所以不死者。實彼土娼大王檢察廳長吳三畏之功。可知天下事。有救人適足以害人。亦有害人適足以救人者。使前次無司法警察之搜捕。則函件未盡燬。手鎗子彈未送還於友人。雪岡亦足以死矣。危哉。險哉。

當軍官搜查之頃。慧子急急奔告老父。令其速來坐守樓上。已則擬與雪岡俱去。且曰死亦願同時死耳。老父聞慧子言。不勝驚恐。此他日重病之所由起。軍官既搜查。卽令兵士護送雪岡至軍法處。比慧子返樓上。但見瓶花蹂躪。人跡杳然。慧子幾欲放聲大哭。以減其痛。急急奔赴軍法處。而無情兵士。荷鎗於門外。阻不得入。再三哀告。問

以雪岡所在。兵士指監獄而言曰。在此中耳。君卽得入。亦何救於雪岡之死。言時其聲甚冷。令人毛戴。嗚呼。彼森嚴可怖之監獄。牆高數仞。密布網羅。飛鳥不通。天日難見。慧子對此。所謂隔花人遠天涯近。惟有歔歔流涕。狼狽而歸。冀再奮其螳臂之力。爲雪岡圖挽救而已矣。

慧子方歸。癡立於窗際。思我之雪君。此時不知痛苦作何狀。且彼必愁我之愁彼。更增益心中之憂鬱。噫。吾兩人何以如是其多遇危險也。正凝思間。成羣之兵士又至。慧子妄想以爲送雪岡歸矣。旣而不見雪岡。則疑其復來。併捕慧子者。誰知皆否。兵士與報社中人言曰。奉上官令。報館封禁。館中財產。一概入官。私人家屬。速行搬徙。慧子

此時。僅有一老父。其餘朋友。無敢近者。爲之奈何。此際更有使慧子魂飛天外之一事。街上狂呼售報紙號外者。大叫嗚呼徐雪岡。慧子急購一枚讀之。題曰『嗚呼徐雪岡』。寥寥十餘言。謂有名之拯民記者。徐雪岡。逮捕而後。卽在監獄內執行死刑。槍斃云云。慧子讀竟。神經重受打擊。狂血噴出。立時昏暈仆地。不知人事。嗚呼雪岡。君尙未死。而君之可憐可愛之慧子女士。已因君而死矣。嗚呼哀哉。

十一 一死一生交情乃見

慧子之老父。年七十矣。當軍士蜂擁逮捕雪岡時。已驚惶而失措。至是忽見慧子仆地。讀報紙之所記。又云雪岡已死。不禁悽然淚下。急呼女僕扶救慧子。女僕皆駭極。百計救治。逾時始甦。慧子張目四顧。

痛哭頓足曰。雪君雪君。慧何命之薄。乃不得與君同時死哉。立起如監獄。女僕不能阻。甫及門。而一人持函入。則雪岡書也。慧子更大哭曰。是最後之一函乎。我何忍再讀。急啟視之。慧子乃又大笑。聲震簷瓦。人以為慧子殆病狂矣。蓋書中第一行。即曰聞有人造謠云。僕已罹於不幸。急以此函慰君。故慧子讀此而大笑。繼又曰。初甚危險。幾不免如造謠者所云。僕力爭無絲毫證據。今已可以挽救。請速與某某等謀。下列十餘人姓氏住址。最後添注一行。其語尤有價值。言須知禍患之來。乃與吾人以進步之機會。君宜善攝。凡事膽欲豪而心欲細。餘待面罄。不能盡一一。此函乃由廚役暗爲送出者。慧子精神復大振。即奔走於各處。與謀挽救之策。然此時又有足增慧子之傷

痛者。所列十餘人。先以函請。既無覆書。亦無一至。慧子乃一一訪之。然得見者亦僅有二人耳。其餘非託言他往。卽曰病臥不能起。有孔承德者。明明家居者也。慧子甫入門。尙聞其談話。乃其妻堅言昨夜未歸。嗚呼。雪岡何以列此十餘人之名乎。蓋此十餘人者。曾屢受雪岡之救濟。或爲籌用費。或爲覓位置。或有患難而爲之援手。今之對待雪岡。乃竟如是。若輩以爲雪岡經此挫折。卽幸而不死。亦必一蹶不復振。無利於我。我何爲必從而爲之設法哉。嗚呼。熱心待人之士。其初皆疏財仗義。奮不顧身。及閱歷既深。萬念俱冷。乃不得不巧於趨避。善自爲謀。皆此輩忘恩負義之徒。有以陶鑄化育使之然也。其與慧子相見之三人。反較之其餘諸人。所受於雪岡者爲輕。可云例

外。人心世道。蓋可知矣。

慧子既與二人商議。分道揚鑣。各爲雪岡籌善策。慧子又思今當軍事倥偬之際。男子爲雪岡奔走。動與人以可疑。苟能與女友商之。使出爲運動。既無嫌疑。且事半而功倍。雪岡與某某女士。非似交情深厚者乎。乃先擇其最欲與雪岡交際者。赴與商之。誰知此時已不同矣。慧子故以雪岡業已遭禍。給之意。彼當大爲悲痛。誓必報仇也。誰知所答之言。乃出吾人意料之外。余今不欲述之。以增讀者傷感。不知雪岡聞之。又將何如。慧子卽不復與商。噫。初以爲天下之薄情寡義者。惟男子爲然。今乃知苟爲人類。則無論男女。皆以薄情寡義爲通性。其熱血滿腔者。特未加閱歷。未解世故耳。若而人者。其平日之

視雪岡。乃如天帝。得雪岡與之一語。卽自喜爲莫大之榮。今雪岡一下獄。乃遂白眼若不相識。然則所謂愛情所謂交誼。寧非一錢不值。慧子此時擬不復再問其餘。繼思已入危途。豈尙可以負氣。吾惟竭力爲之。平日與雪岡相識者。仍一一訪問。冀有所獲。然亦十九成陌路者。最後遇一女士。卽本書第七章所記之潘姓者。殆又爲女界例外之人物。慧子語以雪岡事大痛。深夜出爲奔走。而運動軍界之效果。尤爲神速。潘女士之仙姿縹渺。不亞於慧子。余述至此。又自惜未遭雪岡之禍。苟遭雪岡之禍。而有雪岡之福。則雖遭禍十倍於雪岡。亦甘之耳。讀者其以余爲癡愚否乎。

慧子既日從事於運動。在在須費。且報社既已封閉。卽宜另覓居屋。

依限搬移。而老父又病。慧子此時。楚歌四面。僅以一身當之矣。知某等曾於雪岡處。屢屢携款以濟用。如姚慕蓮者。與雪岡同學者也。其第一次。以赴滬就事資斧無着。雪岡爲之設法。第二次自滬歸。言平時所得。僅敷日用。家屬在滬。無費移回。雪岡又爲之設法。至是慧子與之謀。請其接濟。彼乃先問慧子曰。雪君果何時可以出獄乎。抑竟不能出乎。慧子歛歛曰。是胡能定。姚某卽曰。不敢欺尊嫂。款事吾今亦甚急。前所携於雪君者。早已璧趙。今緩急相商。友誼應無不答。奈窘迫更甚於前。殊以未能報命爲愧也。慧子明知其僞。又不得見雪岡。無從對證。始知其先問雪岡出獄與否。語非無因。細思人心之無良。抑何至是。脫不幸雪岡而果死。此輩之形狀。又將不知何若。且明

知其近日得有繼父遺產。數約五萬。卽非債務之應償。朋友遇難。亦當相恤。乃竟面欺。以爲已還款於雪岡。噫。盜賊世界。禽獸社會。人心如此。雖有聖者。莫能救我國之亡矣。所最堪悔恨者。雪岡平日。自奉甚約。稍有餘資。卽以周友之急。致今日幽囚狴犴。妻子無依。衣食之資。亦須仰他人顏面。而狗輩居心險詐。所以報答雪岡之恩惠者。又復如是。噫。處此鬼域場中。卽與雪岡同死。與齷齪世界永別。亦何足戀。亦何足戀。若輩醉生夢死。尙日日欺同胞以肥己。昧天良以誣人。須知國破家亡。遲早之間。同歸於盡。狗彘行爲。其結果將求一光明磊落之死而不可得。噫。慧子之言。誠傷心已極而始出也。嗚呼。史遷述下邳翟公之言曰。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

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史遷記之。蓋自傷也。嗚呼。如雪岡者。當此生死一髮之時。無論男女朋友之交情。乃皆一一付之實驗耳。余書至是。安得起史遷於地下。與之同聲一哭也哉。

十二 偵探萬惡與黑獄中之鬼氣陰風

當雪岡之被捕而至監獄也。軍法官與獄吏言曰。此犯大抵須受死刑宣告。宜慎重監視。不可疏虞。此卽外間死刑宣告之說所由起。獄吏旣以雪岡爲當處死刑。則今雖一息未絕。不失爲人。然何妨卽以屍體視之。其面目之猙獰可畏。雪岡此生實第一次見之耳。然彼獄吏者。固亦曾畢業於速成法政學校。彼之師傅。亦曾諄諄詔以保護

人權尊重民命。尊重人民身體自由。且平日苟見雪岡。固正立道旁。先生先生不絕口者也。今一變其面目。乃似全不相識。雪岡對之殊堪一笑。雪岡旋與獄吏言曰。生人可受之苦。我皆能受之。君不必因我而多所爲難。且法律上人民一律平等。既不幸而來此。尙何優待之可言。我本求茹苦而來。請一切與他人同其待遇。獄吏曰。此無待君言。君前次被捕。我輩尙可爲之暗中設法。變通辦理。此次則……獄吏語至此忽停。雪岡之危險可知矣。余今先述一奇事。以備社會人情之一例外。監獄中有守衛者黃雲傑其人。位置甚卑。而頗有俠氣。雪岡前次被逮。彼多所盡力。雪岡出獄酬以金。彼乃勃然。以雪岡不知其爲人。幾欲痛哭。雪岡甚義之。遂與訂交焉。今雪岡復……

更焦急萬狀。思有以助雪岡。外間言雪岡已死。亦彼與雪岡言之。故以函慰慧子也。函中言可以挽救者。特以暫解慧子之憂耳。雪岡既以重犯被監視。一人置一密室中。門已加鍵。僅有一小隙。所以達飲食。且便監視。其飯甚惡而臭。新陳合炊。半生半腐。菜既無之。惟湯一碟。味鹽而苦。雪岡不能下咽。且食之恐病。第一日遂空腹以餓。下午天漸黑。壁間臭虫。乃列陣而出。數以千計。雪岡曰。如是則安有不死者乎。始知壁上片片竹葉之形。使全壁盡爲紅色者。乃皆臭虫之血。實卽囚徒之血也。起立窗口。稍吸空氣。圍牆之高。殆如身居井底。欲設法自盡。然思無一言而死。何以對慧子。且我苟自盡。則慧子如何。誠所謂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思想動作。皆爲愛情兩字所束縛。繼又

自擊其首曰。弱蟲懦夫。僅因眠食之不安。遂萌自殺之念。則昔日所謂救民水火。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言。寧非自欺。蓋自命爲英雄。決不當因身心之不快。而稍灰其志。苟欲成事。復耽安樂。而猶厚顏以英雄自命。則古今英雄之數。當如恒河中沙。不可勝計。何貴乎英雄者。此念一定。覺壁間臭虫皆爲良友。曰。吾當視爲刺股之錐耳。達旦不寐。腹乃大饑。至是飯雖惡。不能不食矣。方飯間。言軍法處長將至。獄吏笑曰。是殆爲雪岡執行死刑而來。頃刻且死。何飯爲。此言之殘忍。余至今思之。尙毛髮竦豎。幸雪岡當時未之聞耳。未幾處長至。護兵荷槍者甚衆。且果問雪岡所在。獄吏於恭敬之中。有得意狀。似以彼監獄中。又自此多一成績。甚爲欣欣。室門旋闢。處長問曰。君卽

徐雪岡乎。雪岡則答曰。我是也。君胡爲者。雪岡亦疑此時殆不免矣。處長則揮護兵與獄吏令去。對雪岡曰。我爲某某。雪岡又以爲來探我者。甚防範之。處長繼又言潘女士來與內子言。述君爲人。余深爲敬佩。今當竭余之力。脫君於難。但外界風潮正急。君不如少安毋躁。靜待余之下文。言出余口。入於君耳。請守秘密。不然則余亦甚危。雪岡自感謝。又曰。此間太苦。當爲易優待室。且與二三人俱。以免岑寂。卽呼獄吏。獄吏隨聲至。雙手垂直。正立請示。處長曰。汝知雪岡爲何如人。竟以重罪相待。汝輩之虐待囚徒。乃不啻凌遲而致之於死。倘再若是。當請君入甕。獄吏面如土色。連聲稱是。處長目視雪岡而去。獄吏旣送處長。卽奔至雪岡前。怡聲曰。雪岡先生。君曾告處長以苦。

狀乎。吾聞處長言。幾魂飛天外。以後有事。可命守衛告我。我雖爲難。亦當遵照毋違。且將爲先生遷至別室。此時獄吏之顏色。誠有如俗語所謂『滿臉堆下笑來』者。與昨日所見面孔。儼如兩副。誠足令人稱奇不置者也。

雪岡頃聞處長言。卽欲以函達慧子。俾得稍慰。繼思此事應秘密。倘有洩漏。則受害者不止一人。且潘女士必當報告於慧子也。然慧子則以雪岡居獄中。必甚愁苦。且決不料處長乃已爲之言。遂以得諸潘女士之佳音。函致雪岡。令毋焦急。其言甚隱。非憫中人不能解。獄吏得函。急拆視之。不明其意。以爲此中必有秘密。我或可因是以受上賞。不與雪岡。而逕送至軍法處。處長讀悉。恐爲獄吏所覺。乃收藏

其書。故厲聲曰。雪岡之案。情節重大。汝固當善視其人。然亦不可忘於注意。此函留作參考。事定以後。自當叙功。獄吏大喜。且又推定雪岡必受重罪。歸見雪岡。顏色又頓變矣。是後稍聞雪岡可以免罪。則其顏色甚和。聞雪岡仍不能免。則其顏色又厲。如是變幻。殆不下數十次。幾使人疑爲有易容術者。嗚呼。身非木石。乃與獄吏爲伍。雪岡至今思之。不知其感想爲何如也。

雪岡既遷至別室。與三人者俱。倏忽間蓋半月矣。彼三人者。入獄之原因。皆係偵探所告密。罪同於雪岡。而輕重各異。若輩謂如雪岡者。亦復來此。自慰亦更自壯。四人相與閒談。各述其事。某甲曰。有劉麟者。現爲軍府偵探。以余家稍有微貲。可以不餓。劉麟遂向余借貸。言

需五百金。且謂無則將不利於子。余初不信。以爲方今共和民國之共和時代。豈有此黑暗行爲。峻拒之。誰知不三日而被捕矣。某某則曰。余之來此。乃自作自受耳。何謂自作自受。余固未嘗從事於革命者也。乃有偵探史餘古者。余初固不知其爲偵探。彼向余言曰。現在政府專制之毒。實在可惡。吾輩組織革命運動軍隊。業已成熟。奮臂一呼。高官厚祿。可以立致。汝有志否乎。汝苟肯爲國家出力。當付汝川資。給汝委狀。可爲我送一密信至某處總機關。余本不知革命爲何事。惟料其必甚危險。動與生命有關。欲拒不納。繼而思之。饑寒交迫。不爲罪囚。亦將爲道殣。同是死耳。且如史餘古所言。革命尙有幾分之希望。不得已許之。彼乃果以二十金並委狀書函給我。我覓立

十金得未曾有。目光爲之一亮。且喜又可以苟活三月。方感其出言有信。拜謝不遑。不料行至車站。已成禽矣。我懷中之二十金。絲毫未用。若輩乃隱約低聲曰。二十金可還老四（史）而以委狀函件。押送余至軍法處。始知已爲所賣。悔之無及。余之來此。固屬饑寒所迫。豈非自作自受。言已涕泣。某甲止之曰。獄吏來矣。彼乃皇遽。急拭淚使乾微笑。某丙又輕輕言曰。余與二君皆異。彼萬惡不赦之軍事偵探小癩痢者。當其窮時。在天仙茶園。欲竊某商人之銀錶。爲余說破。余前日無端被捕。在軍法處開庭。小癩痢突然出爲證人。余始恍然於被捕之故。而深悔昔日之失言。嗚呼。綜三人入獄之原因。不外於索詐邀功報怨之三者。雪岡聞之。思我國政治如此。民不聊生。苟不澈

底改良。微論三次四次革命。卽至無量數次。恐亦革不盡也。列強環伺。乘機干涉。亦終必亡而已矣。思至此出獄之運動。又似無可而無不可。且適見某某之方哭泣。聞獄吏來則復微笑。以笑當哭。其痛何如。不勝爲之淒惻。無何不三日間。某某以有委狀書函。可云證據鑿鑿。再加以供認不諱四字。遂綁赴北門槍斃。偵探得賞千金。甲丙二人。雖無物證。而偵探必指爲與亂黨有關。其一定罪監禁十年。其一人。九年十月。可謂魯衛之政。偵探得賞。亦各三百。二人則解往原籍執行。雪岡此時。又復顧影無儔。淒涼萬狀。覺陰森鬼氣。充滿斗室之中。隔牆有病監。以一室而積病者十餘輩。呼痛之聲。呻吟不絕。死者日必三四人。蓋聚十餘病者於一室。輕者重重者死。以生入必以死出。

其無病者。既以有盡脂膏。供飢蟲之飽啖。又復手足桎梏。鞭笞時臨。敢怨而不敢言。敢悲而不敢哭。嗚呼。誰無父母。誰無妻子。而乃使享受共和幸福。至於此極。讀者至是。能無鼻爲之酸。心爲之碎。而益嘆雪岡所遇之窮乎。

十三 幸脫網羅雪岡與慧子之慘別

愁雲密布。噩耗頻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慧子半月以來。廢寢忘餐。爲雪岡圖挽救。初得潘女士之助。幸保無生命之憂。然慧子之心。則必使雪岡脫離羅網。還我自由。始達完全之目的。乃天下事有難之又難者。慧子心中之焦急。吾輩身居局外。誠不能推測其萬一也。未幾彼軍法處處長。又以事去職。其初見雪岡時。謂宜少安毋躁。靜待

其下文。至是已將去職。而對於雪岡之事。仍不見下文一字。潘女士往詢之。乃謂雪岡不死。有人疑其開脫。且謂以彼任處長。不能多殺人。以伸國法。故不安於其位。問以雪岡之事前途如何。彼則曰。余今不能過問。惟有待軍法會議之議決耳。然則潘女士所運動之結果。至是又歸泡影。且軍法會議諸列席者。大抵視人命爲兒戲。好殺性成。良心絕滅。則多數議決宣布死刑。意中事耳。慧子既日夜從事奔走。又須籌畫用費。又當爲乃父侍湯藥。實已精疲力竭。一息僅存。至是急聞處長去職。事歸無效。仰天痛哭而外。誠無他術以處此。更有駭人聽聞之事。同時發生於其際。則謂與雪岡勢不兩立之某某惡吏。將代而爲處長。雪岡之生命。必不保矣。慧子此時。苟非雪岡之事。

則無論何人。將自此聽其自然。無可爲力。然對於雪岡。則安肯坐待其死乎。既而曰。我自有善法以處此事。既決裂。不能枝枝節節爲之。惟有電達中央。道破某某與雪岡之有私怨。一面上書當道。其文數萬言。令人讀之神爲之奪。此事大見效果。某惡吏竟以是遲疑而不敢進。謬爲避嫌。上稟辭職。謂宜先解決雪岡一案。始可接任。實則彼亦於此時暗中竭力運動。處雪岡於死。此誠存亡危急之秋也。幸潘女士之對軍界。乃有特別能力。遂施盡種種方術。必令雪岡無中其毒。雪岡居獄中。亦多籌善法。使慧子與女士爲之實行。其函件之秘密。往還。無所洩漏。則皆守衛黃雲傑之功也。兩方之作戰計畫。既日趨而日近。兩方運動之結果。亦各自以爲必勝。雪岡之死生。誠如千

鈞一髮。人人引領其勝負之戰報。無何定期開軍法會議。討論此案。甲謂雪岡宜死者。理由甚長。乙謂雪岡無罪即當釋放者。理由亦頗撲不破。乃表決於多數。嗚呼。雪岡君之生命。即在於此表決之多數。少數中。定其存滅矣。與會者十一人。其欲死雪岡者。謂先將甲說付表決。贊成甲說者起立。然則此一起立。苟爲多數。雪岡今已在荒烟蔓草之中。余作此書。其悲痛又將何似。幸危機一髮之結果。起立者五人。不贊成雪岡宜死者六人。亦僅多一人耳。危哉險哉。主甲說者既失敗。復力爭即不處死。亦不當釋放。釋放與否。應再付表決。主乙說者。又述明應即釋放之理由甚力。頃間多數之六人。思既拯雪岡於死矣。不如成人之美。還彼自由。表決之結果。主釋放者。遂仍佔多

數。余於是深爲雪岡喜。爲慧子賀。讀者至此。亦必爲雪岡喜。爲慧子賀也。慧子知雪岡得釋。驚喜之狀。較之雪岡告以婚事成就時。尤增十倍。老父亦大喜。病爲頓減。然釋放之期。尙在明日。於是函告榕城以慰老翁。而慧子且卽日與潘女士。爲製光耀奪目。花樣新製之錦袍。達旦而就。各淡粧素服。候於監獄之外。至上午八時。而雪岡與慧子相見。雪岡以右手握慧子。左手握潘女士。相見微笑。而淚點亦同時溢於三人之睫。其光耀奪目之錦袍。與素服淡粧相映。恰如池畔芙蓉碧水與紅顏共麗。拍手歡迎者數十人。偕行携手。歸於新寓。嗚呼。雪岡如是尙可以不死。雪岡此生。其殆可以不死矣乎。

余書至此。又揭一疑問以質讀者。雪岡與慧子。其傷於別離之苦。自

此眠食與共。行坐不離乎。抑痛定思痛。速令雪岡他去乎。凡人之情。必難求其滿足。當雪岡幾受死刑宣告時。慧子之心。苟可免雪岡之一死。卽不釋放。願亦足矣。及死刑已脫。乃生必令釋放之願望。然此時慧子之心。亦以苟能釋放。則卽令雪岡立時他去。願亦足矣。今則釋放之願望。完全達到。而慧子與雪岡眠食與共。行坐不離之願望。卽隨此結果以生。余知讀者諸君。亦明此理。故對余之疑問。必主前說而不主後說。以爲近理。然則慧子與雪岡。其仍赴美洲乎。然此有甚難者。當雪岡未逮捕以前。親戚猶存。朋友未散。用費之集。易若探囊。今何如矣。且老父以七十之年。呻吟臥榻。慧子安能離側乎。然則慧子與雪岡。其滅跡銷聲。偕隱山谷。以終其天乎。然此則更有難者。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夷齊之得保其首領。亦幸而餓死耳。非然者。薇蕨雖微。豈容安食。以此擬之雪岡。雖稍嫌其不類。然觀於一年以來。共和政治之進步。一日千里。余書第一頁。所謂極專制之能事。人民無些些之自由者。此時殆爲近是。仇殺相尋。睚眦必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故雪岡與慧子爲境遇所迫。爲國政所驅。欲求雙宿雙飛。徜徉於自由之域。余已爲之百計尋思。無一善策。噫。亦可哀矣。驚魂甫定。各道苦衷。某女士以雪岡故。一月未息。至是乃先別去。慧子與雪岡。追思舊事。又復相與流涕曰。爾我兩人。幾不得見。雪岡更嗚咽曰。僕自是誓不再離吾愛之側矣。慧子自經此風潮以後。覺文章事業。俱不妨視作等閒。美洲之行。久付之九霄雲外。

乃亦淒然答曰。願如是耳。此際兩人之情投膠漆。恩重泰山。恐化學家欲以電力爲之分解。亦難奏其效果。未幾又有一人匆匆入者。手持某女士函。函僅數語曰。『頃歸寓。軍界某君適來。謂若輩以對於雪君。不能得志。現決以激烈手段對付。宜速告雪君離此。以遠爲佳。余此時不克走談。雪君他適。恐不能送。悵何可言也。後會有期。幸努力自愛云云。』兩人讀之。魂已離舍。似傷弓之鳥。復遇彈丸。慧子急言曰。雪君……事不宜遲。倘再遇禍。必無生理。某女士既曰以遠爲佳。計不如仍赴美洲。我不能從。豈勝淒惻。但情之所至。千里一室。我亦如某女士言。後會有期。幸努力自愛而已矣。言已涕泣。雪岡無言。淚下如雨。然一思昨日之事。今猶令人戰慄。不得不割愛目前。以避

凶燄略籌路費。忽促啓行。此時本書第六章所記之黃龍者。適以來救雪岡。遠道奔至。家用之貲盡擔任之。其俠義英風。求之今世。殆無第二。雪岡始終不能作一語。最後乃目視慧子。緊握其手曰。慧子：兩人皆哭。慧子曰。此時我亦不能對君作一慰語。留付魚雁可矣。雪岡唯唯。陡聞氣笛三聲。輪檣已動。兩人再一吻握。不轉瞬間。慧子所願與眠食與共。行坐不離。多情可愛之雪岡。已在蒼烟一縷。驚濤駭浪中矣。

書劍飄零客曰。自雪岡之如美洲。余曾得其來書。言及慧子尤不勝其思念。曰。吾負吾妻。又言已進某大學。息交絕遊。專心於學問。課餘則撰著小說。以自遣。不知與余之所作者。有同焉否。

寫真緣

也。書成附記。

一〇六

寫真緣終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四版



分售處

編者 發行所 印刷者 發行所

小說情寫真緣(全一册)

每部定價洋三角

書劍飄零客遺著

文上海棋盤街

文上海棋盤街

文上海棋盤街

中上海棋盤街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新加坡

中華書局

